

月地歌谣

——侗族小说选



贵州民族出版社

月地歌谣

潘年英 编

侗族小说选

(黔)新登字 04 号

责任编辑 孔燕君

责任校对 龙建雄 龙耀宏 王继英 刘荣敏

封面设计 吕凤梧

技术设计 宛 毅

月地歌谣

——侗族小说选

潘年英 编

贵州民族出版社出版发行

(贵阳市中华北路 289 号)

贵阳经纬印刷厂印刷 贵州省新华书店经销

850×1168 毫米 1/32 开本 13 印张 320 千字

1998 年 6 月第 1 版 1998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 000 册

ISBN7-5412-0723-3/I·235 定价:18.00 元

《侗族小说选》编委会名单

顾 问：杨志一 邓敏文 梁旺贵 张人位
龙玉成 张作为 谭良洲 龙芹香

名誉主编：龙超云

执行主编：潘年英

副 主 编：覃绍英 龙建雄 汤保华

编 委：吴常光 龙岳洲 湛洪焕 袁仁琮
龙耀宏 龙超云 覃绍英 龙建雄
潘年英 陆景川 石干成 杨再发
刘荣敏 汤保华

作为族群表达的创作

——序《月地歌谣：侗族小说选》

徐新建

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文化。民族的文化需要有民族的形式和载体。在世界一体化日趋显著的今天，各民族似乎都纷纷把文学当成了体现并保存其民族文化的主要载体，力图通过文学这种表面趋同的形式使自己的民族精神、民族气质得以不断创造出来并发展和传承下去。

这样，当我看到侗族作家帕尼以民族身份为标志把自己本民族的作家作品汇集起来，编为一个集子时，仿佛见到一面民族的旗帜在眼前飘扬。尽管这集子被称作“侗族小说选”，采用的也基本上是五四新文学运动以来引入中国并且至今仍在通用的现代文体，而且是白话汉语，但透过表面相似的这些文字符号下面，你却读到了被称作“侗族”的族群代言人所力求表达出来的民族意识。

对于一个至今没有本民族普遍通用之文字的民族来说，采用这样的方式呈现自己的与众不同，在我看来是一种不得已的借“同”表“异”之举。

“侗族小说选”中的作品大都分别发表于本世纪 80 到 90 年代，而今选编者把它们从分散的刊物中集中起来再度出版，使这种民族意识的呈现成为更为自觉的主动行为。仿佛一堆本来不经意就忽略过去的分散沙粒，忽然间一下聚为一颗闪亮的明珠，使你不得不停步关注，并且过目难忘。20 世纪以来，以这种结集出版的方式推出的文学乃至学术群体与流派层出不穷。在个别作家以

个人身份在分散的刊物上发表作品时,尽管可以特别地强调自己的民族身份,比如在抬头写上××民族,却往往只被视为孤立行为;而一旦将一群相同族别的作家集中起来,突出他们统一的民族身份,便产生出难以忽略的阅读效果。在中国的现代文学史上,像沈从文这样的大家,通常只被视为描写乡土风情的大师,可当其苗族作家的身份被突出出来并收入《中国苗族文学丛书》这样的集子里,与陈靖、伍略等其他苗族作家并列为一体的时候^①,作为一位能够同西方作家福楼拜、斯恩特及普鲁斯特等相提并论的现代作家,沈从文的意义立刻就有了更深的内涵^②。

侗族呢?在中国现代的民族分布格局中,侗族是苗族的近邻。彼此都属于西南山地族群。不过相对来说,苗族大多住在高坡,每每被称为“高地族群”;侗族则以住在低地水边为主,故又可叫作“低地”或“水乡”族群。这一特点,我们在这本《侗族小说选》里,很容易就能通过其中对水乡景色的描绘与渲染而感受出来。比如故乡盘村的溪流、放排和捉鱼(帕尼《伤心篱笆》),黄老汉每日必到的风雨桥(吴天益《插秧时节》)以及改变娜也命运的湾水(余达忠《黄昏》)等。在这当中,写得真切可感的要数帕尼笔下的“盘江”:

“却有一条清明的山溪绕过村前,流淌下去,往下,就汇入了八卦河,再往下,便是清水江,继而长江了。五月间涨了洪水。村里人就把杉木或松木放下小溪里,赶鸭似的一路赶着走,到下游的码头……洪水一退,小溪还原了本来的面目,就只是小小的一注涓涓透亮的水流。”

“那些少年当中,也有不睡的,就在木桥上静静地观望江里的鱼。人去了,人散了,江水回复了平静,鱼也就出来游戏了。先是一条,两三条,既而成了一群,都在水中停住了,像是不动……那时候,盘村人吃鱼真是随便。”

民族是迁徙的,文化也总在变化。令我注意的是侗族水乡呈现时,作家强调的过去式——“那时候”:那时候,侗乡的水是美的,作品里木材漂个不停;那时候,孩子们可以无忧无虑地在河边玩耍,鱼也吃不完……这就是说,尽管迁来迁去,侗族如今仍在水边,但水乡美景已是昔日记忆和遥远怀想,现实早已发生了令人无奈的变化。随着外来现代化的嵌入,水坝修筑、开山挖矿,故乡的生态发生了蜕化;清江浑浊了,古老的航道被废除,木材越砍越少,可称为“鱼文化”的习俗正在衰退,青年人不再迷恋家乡,人际关系也出现了这样那样的冲突。正如安妮·居里安分析帕尼作品时说的那样,一方面它们是侗族文化的比喻和象征,同时也是人类学的比喻和象征;另一方面,通过对生态学重要性的暗示,表达了这批侗族当代作家呼唤重归与大自然的亲近。安妮说:“(帕尼)就是通过现实的批判来呼唤和重构一种古朴的传统文明的。他意在强调人应与自然和谐地相处。”^③

我这里不想过多地去阐述当代侗族小说中的这种生态与人类学意义,而只想强调:传统从来都是一种过程,民族也如流动的河水一般,永远不会停止不变。正因如此,当我们提到侗族及其文化的时候,就不应总是把其与“鼓楼”、“风雨桥”或“腌鱼”、“大歌”等这样一些表面的孤立意象一成不变地等同起来。尽管历史的变化往往不一定是向“前”和向“好的”方向发展,每每还会造成诸多冲突与困惑,但生活的真实必定是应当遵循的,否则就只能导致粉饰或媚俗;而真正的民族传统、现实人生却越来越远离我们而去。这样,你纵然不断发表,甚至著作等身,又有什么用呢?除了为这个本来已够模糊不清的“文本世界”添上更多的语言混乱之外,不是只能再使侗族这样的弱势民族形象不清吗?

本着这样的眼光与心态,我读这本《侗族小说选》中的作品,就不再简单地把它视为现代中国文学里的一种类型,而是将其连进

了侗族自身长久以来不断演变的文化遗产之中。只有这样,才能由内及外并从古到今地领会《月地歌谣》这样的侗族选集并认识帕尼这样的侗族作家,理解他们对民族文化如何在当今族群交融、古今碰撞的环境中艰难适应并顽强发展所作出的努力探索和积极贡献。

就像古代的犹太人走出了耶路沙冷遍布于今日的世界各地一样,帕尼这样的当代侗族作家也部分地走出了侗族水乡。他们来到陌生的现代都市,学着借用“他族”的语言文字陈述自己。同时又竭力不想使本民族的文化轻易地消失在别人的传统之中。在我看来,这批中国当代的少数民族作家是在充当着一种桥梁的角色,有意无意地会将自己的故土乡情引入“现代”;或者说是想反过来,通过对他者文化的主动进入,寻求一条保存自我的曲线道路,以使其心爱的本土文化免遭覆没。

在这一点上,当代拉美的“魔幻现实主义”作家如马尔克斯等的成就,应当说已经为他们提供了鼓舞人心的借鉴。尽管相比之下,后者的努力还显得非常弱小和幼稚,可无论如何,这种现象本身就足以使人们不得不对其予以关注,甚至还迫使你必需放弃以往单一的判断标准及鉴赏眼光,从更为多元的角度观察我们当今的中国文学与文化,理解各族群为文化的交融与传承作出的艰难努力及至付出的种种代价。

也正因如此,我才会觉得类似于这本以“月地歌谣”为名的《侗族小说选》还显得势单力薄,其所体现的族群意象还模糊不清,古与今、他与我、城市与乡村等等对立存在的两极之间似乎依然是矛盾重重,并没有找到沟通协调之道。这样,对于帕尼他们来说,一切就还只是开始,前面的路还很漫长,弯道也还会很多。

在以往漫长的历史岁月里,侗族先民们创造出了自己丰富的“文字文化”。今天,面对“跨世纪”的多种冲击,侗族后续者们能否

使其千年传统保持并发展下去呢？

难说。

并且，就算终将要告别故乡的传统吧，那也不会心甘情愿的。

“村人在四公坟上栽了一棵木叶树。来年叶子长青了，葱葱郁郁的，有风吹来，叶子会发出一种很美丽很忧伤的声音……”

村人又传说，每年清明节，四公的坟上会有许多远处的女子来扫墓。”（帕尼《伤心篱笆》）

注释：

①苗青主编《中国苗族文学丛书》，贵州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其中，沈从文作品收录的是《边城》和《柏子》。

②参见（美）金介甫《沈从文评传》引言，（台湾）幼狮文化事业公司，1995年，第3页。

③（法）安妮·居里安《故乡的新含义》，《贵州日报》1995年10月16日。

目 录

作为族群表达的创作

——序《月地歌谣：侗族小说选》

.....	徐新建(1)
人生山坡(中篇)	杨 曦(1)
连年家书	帕 尼(31)
伤心篱笆	帕 尼(54)
月地歌谣	帕 尼(69)
龙塘黑脚俏	刘荣敏(94)
龙塘门客俏	刘荣敏(108)
盼	谭良洲(125)
高高的盘琴岭	谭良洲(133)
朵约和普尼	袁仁琮(142)
望融州	张泽忠(159)

娉 婷(中篇)	张泽忠(168)
蜻 蜓	张琪敏(191)
强按始末	张琪敏(198)
山 葬(中篇)	熊 飞(209)
赶 考	覃水坤(253)
插秧时节	吴天益(258)
牌 九	周东培(269)
那山 那人	张德树(275)
侗寨二题	肖启中(281)
鼓楼夜话	肖启中(290)
娉 秀	肖启中(298)
黄 昏	余达中(305)
福地人	欧定泽(317)
五爹趣事	石千成(330)
阳春三月里	石新民(342)
鬼 妹	吴 浩(354)
南峒河畔的吊脚楼	粟明清(386)
秋夜的梦	龙芹香(394)
后 记	(405)

人生山坡

○杨 曦

回想多年以前，我看见郭明德站在相馆的门前，思索的目光，正落在河岸的那片船帆上。

那一天，古州放排人来到广西宜山，慕名来到郭家“红叶”照相馆照相。郭家相馆祖传多年，声誉极佳。当时日本人已经打到了柳州、桂林一带，因为战乱，两广时局不宁，相馆的生意很清淡，那天家人都无事外出了，只有四子明德在家，他边熟练地给放排人拍照边和他们交谈。

邻省贵州榕江县的城关镇古州是一个边区小镇，那里还没有受到战乱的冲击。放排人说那里三江汇流，河里流的全是金子。但那儿却没有人照相，一般人家都没照过相，只有少数达官显贵到省城贵阳或外省大城市拍照，再带回来请人绘制成黑白炭精相或邮寄到江西景德镇烧制成瓷像。

明德心里一动，他想去古州开相馆谋求生路，同时也把他家祖传的这门手艺继承下来再传承下去，而遥远的古州是个不可抗拒的诱惑，在他眼中，那地方仿佛是神话世界里的乐园。

到底是去，还是不去，放排人走了，明德望着流水，陷入沉思。

那一年，正是民国二十四年，公元一九三五年，二十二岁的明

德携带着年轻的妻子秀珍和秀珍的母亲，随着疏散到内地的人流，沿都柳江逆流而上，从广西宜山移居到了古州小镇上。

河水弯弯千个转，转完最后一道弯，拐完最后一个山头，船缓缓开进大河口码头，船家说到古州了，船上的人群便有了一些骚动，也有了些兴奋，众人纷纷抬头朝前观望，明德站起来，想到船头去伸展一下身体。明德身材颀长，双眼敏锐，走过拥挤的船舱时，动作矫健敏捷，却又有着令人心醉的从容不迫的气度。

明德站立船头，只见眼前两条大河分别从西南和北面涌来。从北面流来的是车江河和平永河，两河在城北交汇，从西南流来的是八开河，三条河在大河口汇成一股，自此成为都柳江，浩浩荡荡，直奔珠江，抵达南海。远处是天然屏障般的一带青山，巍然屹立着，山上苍翠欲滴。透过大河口码头那些长满疙瘩的水柳的枝桠间，明德看到在青山与绿水的怀抱中，是一座依山傍水狭长的小镇。小镇虽远在世界僻远的一角，却又近在他的心头，明德内心深处漾起一种类似于回到了家乡似的感觉。

码头沿岸停泊着几十条木船，大船装载着从两广运来的海盐海味、棉纱布匹、火柴煤油等货物，由三江上游各场赶来的舢板船装运着稻谷大米、生猪牛皮、桐油杜仲等土货，工人们正在水上扎木排，装满大米和各种土特产的船只正等待着启航，下驶广西。有些渔船停在远处水面上，有着乌黑的篷顶，在水波的冲击下，轻轻晃动着。这时西南水面有一条小木船顺着水流飞快驶来，船上的小伙子，黑得赛过泥鳅，他坐在船头，用竹篙两头飞快划着水，嘴里却悠然唱着船歌：

“大河涨水小河浑，两边两岸钓鱼人”
鱼钩落在鱼背上，鱼不吞钩气死人。”

小伙子唱完，秀珍在船舱里忍不住“扑哧”一声笑出声来，听到笑声，明德回过头去，看着秀珍，两人忍不住又相视而笑，于是初到陌生地的紧张感一下子消失殆尽。

船刚刚停泊靠拢河岸，等候在岸上的挑夫马上围拥过来，一时间，码头上立刻闹腾喧哗起来。明德雇了两名挑夫挑着行李，然后沿着花街路，走上长长的河街。明德看到河街两边大多为木房，有着青色的瓦檐，大门和店面朝着大街，不时也能看到街边耸立着青砖修建的深宅大院，却有着精巧的飞檐翘角，而且绘着彩画。镇上的千家商店多背城面江，附郭而居，鸽子在街上悠闲走动，却用着温柔而又警觉的眼睛看人，人一走近就惊飞而起，又在稍远一点的地面落下。

河街是古州的主要商业区，分上河街、中河街和下河街。在人们的指点下，明德一家停在中河街一个名叫福音堂的教堂门前。教堂的门扉洞开着，明德探头朝里喊道：“有人吗？”

一名男子应声从里面走出来，问：

“你们找谁？”

“牧师舒道平。”

“我就是。”

于是明德递上一张纸条，那是离开宜山时，好友说是他有一位熟人在古州当牧师，此人乐善好施，便写了纸条叫明德去找他帮忙。

舒道平接过条子，看后，立即将三人迎进教堂，穿过正厅，来到侧室。安顿三人坐下歇息，牧师就着手准备他们的午饭。

室内有一壁书架，里面有许多大部头的圣经书籍。屋角有架老式的唱机，正放着桂戏的名段。名段唱腔里夹带着唱片的走针声，嘶嘶哑哑的，三人便有了一种切肤可感的亲近感觉。秀珍起身，走到唱机跟前。突然秀珍轻轻抚掌叫到：“紫砂茶具！”原来在唱机旁边的柜子里，放着一套紫砂茶具。茶具雅致玲珑，色泽古

朴，光彩夺目，难怪秀珍会叫出声来。

用过午饭，舒道平叫明德一家等着，随后匆匆出了门。牧师走后，明德来到教堂正厅，好奇地四处打量。只见正厅里左、右两边各有一长排桌子板凳，桌凳正前方是一张高高的讲桌，明德心想舒道平平时就是在这里讲道了？正厅的上部大而空，四周的窗子开得很高，几线阳光从窗外照进来，恍恍惚惚的，明德抬头望去，一丝光线正好从他的天庭，经过笔直的鼻子，照到他坚毅的下巴上，明德一时有种不知身处何处的迷茫感。正愣愣看着，舒道平回来了。

舒道平说是他去找了两广会馆的负责人，会馆负责人同意他们一家暂时借住在两广会馆内的木楼里。一家人迭声道谢着，然后将随身所带物件搬往两广会馆。

两广会馆就在教堂过去不远，其间要经过一个丁字路口。明德一家来到古州的这一天正值赶场，路口人来人往，热闹非凡。穿着土布衣服的山民，蹲在街边，出售着叶烟、蓝靛等物，一名主妇正与卖瓜果的老汉讨价还价，一个老太婆则摊开她编织的灯芯草席让人观赏着，挑着铁锅的小伙子走着，又回过头去看擦肩走过的女子，一对青年男女手牵着手，站在小摊前，挑选着绸缎和日用品，姑娘们则聚在街旁，对着小圆镜梳妆打扮，她们身着对襟衣、百褶裙，胸前衬着漂亮的绣花胸襟，行动时，从胸襟边沿，你能看得见她们那一双双裸露着的美丽的乳房。一个女瞎子独自坐在街边，对着看不见的人流、街道和房屋，兀自唱道：

.....

都柳江水长又长，
头在古州尾在大海洋。

两广会馆临街修建，那扇大门和四面的砖墙显出了森严的气象，有一种深宅大院的气度。由于古州地处都柳江上游，水路交通

便利，又与湖南、广西交界，到了清朝年间一度成为湘西北、黔东南及桂北一带几十个县货物集散的重要的水上码头，繁盛一时，号称“小南京”，从而招来四方商贾，他们带亲携眷，纷至沓来。湖南、江西、四川、广东、广西等各省都在古州修建有会馆，据说是清朝乾隆年间由旅居古州的各省商人自动集资修建而成。各会馆都用以作为行商坐贾聚会调节经商的有关事宜，以及怀乡祭祖、拯济乡人，加强同乡间的团结之用。到了光绪年间，广西会馆并入广东会馆，合称两广会馆。

两广会馆门前是两棵高大的榕树，那繁茂的枝叶一直探进墙内。四面高大的风火墙古旧厚实的墙壁上爬满了绿色的藻类植物，一株半大的榕树在墙头坚韧地伸展着枝叶，根系深深地嵌进墙砖的缝隙间。

从大门进到木房，要穿过一道长长的天井，天井里铺着青石板，因年代久远，青石板已然松动，有人走过，就发出一阵清脆而空洞的响声，在天井里久久回荡。石板间的泥地上则生有点点青苔，有着触手可及的凉意。走完天井，上了几级台阶，便是一个很大的露天戏台。戏台再过去，最里边才是木楼。木楼的门窗开合时“吱呀”作响，像一个风雨驳蚀的故事。

虽然是住在会馆的旧楼里，但明德一家都极喜爱这地方，每日清晨或午后，都爬上楼顶，了望那层层叠叠向远方铺排着的墙角和屋檐。

忙乱了一阵，家终于安顿下来。一天，秀珍母亲说：“七远八远的跑来，要不是有牧师帮忙，我们能这么快就安了家？哪天请他过来吃顿饭。”明德、秀珍两人也正有此意，于是就定下来了。只是好长一阵明德一直找不着舒道平，问人，都说是他行踪不定，也许下乡布道去了。

直到在两广会馆的一次同乡聚会中，明德才再次见到了舒道平。待明德说明此意，舒道平笑了，说：“既是同乡，就用不着客气。

只是近来我忙于四处布道，抽不出时间来。再说我长年吃素，也不好难为你们。”舒道平执意不肯。明德心里过意不去，想到在教堂里看到的茶具，心想他定好品茶，而自己家中还有几盒好茶，就邀他进去喝茶，不想舒道平欣然同意了。

刚走到木楼门口，舒道平就闻到一缕苦艾的味道，秀珍正在屋角点燃艾叶熏蚊虫。看到二人进来，抬起头展颜微微一笑。明德嘱咐她上茶来。秀珍马上洗手，端来一套洗净的非常精致的茶具，放在新买来的红木茶几上。茶具的茶壶为一只紫砂冲罐，大不盈握，杯则是纯白的细瓷若琛杯，每只只有半个乒乓球大小；下面是一个锒质的圆形盛水器。用开水里里外外冲洗过茶壶、茶杯，秀珍往冲罐里加入乌龙茶约一两，冲进开水，加上盖，泡了约半分钟，倒出，却并不喝，用以洗杯，同时洗去茶叶中的尘埃与冷气，倾入盛水器里。二道茶泡约一分钟，倒出，秀珍这时才端举杯子递给舒道平，然后退居一旁含笑注视着他们。舒道平看到秀珍手腕上戴着一只景泰蓝颜色的手镯，与身上那件宝石蓝布衫很相配。舒道平接过茶杯，轻轻啜上一口，微闭着眼，品完赞叹一声：

“好茶！”

明德说：“古州地方热，要喝这样的浓茶才能解渴。”

“我已经很久没喝到这样的好茶了。”

“平常你喝什么？”

“来古州八年啦，我已经习惯了喝凉水。”

“八年？”

“是呀，我都成了榕江通了。依我看，”舒道平看着对面板壁，上面挂着几幅放大的风景照和人物肖像照，都是明德拍摄的，“你来这里开相馆，路子走对了。”

“你呢，事业发展得怎样？”

“上帝总是给我以信心，能有自己的信仰是幸福的。”舒道平收回目光，直视着明德，“最近要在古州增收一批新的基督教徒，你想